



感慨剑湖

◎小 鹏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感慨剑湖

◎ 小 鹏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感慨剑湖 / 小鹏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9
(云南作家文库)
ISBN 978-7-5367-3910-9

I. 感… II. 小…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061 号

责任编辑	姜雯娟
特邀校对	李 明 王月霞
装帧设计	傅韶晖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101.125
总 字 数	2150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
总 印 数	0001~1000 (套)
总 定 价	310.00 元 (全 14 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3910-9/I·786

感慨剑湖

谨将此书献给所有致力、关
心、支持家乡剑川经济与文化建
设的有识之士及劳动者。



剑湖晨曦 (段力刚 摄)

序

张乃光

读罢剑川籍白族作家、云南省作协会员小鹏的散文诗歌集《感慨剑湖》，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可以说是既惊诧又感动。惊诧者，想不到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办企业，在商海沉浮十二载的他，在文学圈内当年的诸多友人纷纷掉头他顾、悄然离去的今日，竟然仍对文学痴心不改；感动者，打开这本作品集，字里行间跳动着的依然是一片对养育自己的家乡和父老的殷殷赤子之情，正是这种浸透在字里行间的感恩之心、反哺之情使得这本不算太厚的作品集显出了它独有的价值和特有的分量。

收入这本集子的作品几乎全部取材于作者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作者献给家乡的一曲深情的恋歌。对《感慨剑湖》，有位剑川籍文友则别有说法：“这本集子虽分量不算重，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如此集中地给剑川的众多佳山美水树碑立传，你看老君山、石宝山、金华山、墨斗山、剑湖、黑惠江都入围了，《感慨剑湖》堪称剑川山水的小宝典。”读完全书，我认为这位朋友的评价是中肯的，即以专写石宝山或涉及石宝山的篇目为例，数一数竟有11篇（首）之多。我对小鹏说：“看来

感慨剑湖

你对石宝山是情有独钟啊！”他笑答：“对嘛，要不我‘下海’创办的企业咋会取名为石宝山实业开发公司呢？”作为老朋友，我也调侃他说：“你那实业开发，到底开发出什么？本人实在不敢恭维，建议你干脆改名为‘石宝山文学开发公司’得了。”调侃归调侃，对于小鹏屡遭挫折仍矢志不渝从事文学创作的精神，我是始终抱着一种赞赏和钦佩的态度的。

当然，我认为：这本集子之所以被人称作“剑川山水小宝典”，除了它给剑川境内几乎重要的佳山胜水都写了美文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给人们介绍传达出一连串在正史官志中看不到的山水掌故及地域文化信息，如：关于石宝山石窟研究的一些新的见解，关于南诏大理文化与香格里拉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碰撞，关于墨斗山的文化信息，关于白族秧旗的典故，关于剑川水利史的掌故，关于翠湖与剑川的缘分，关于民族茶道，关于老君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信息，关于剑湖生态状况的演变等等，这些篇什，读来有种新鲜感，同时又是很可贵的资料，既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认识价值。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具有的认识价值高于其文学价值。

小鹏是上世纪70年代入道新闻行业，继而与文学结缘的。大理州从那时起步的作家群中有一批与之走的是同一条道。作为一名新闻编辑兼记者，同时又是文学爱好者，小鹏在从事新闻业务的同时，总是在努力探索新闻与文学的结合。他认为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倘若能长上文学的翅膀，其感染教育作用将更大更广，更隽永恒久。1973年9月17日刊登在《云南日报》上的长篇纪实散文《春风杨柳》是小鹏实践新闻与文学结合的第一次成功尝

感慨剑湖

试，至今读来仍能激起人们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可以肯定地说，小鹏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屡有收获的，如1984年入选《云南日报》国庆35周年征文的《在观音流过泪的地方》，1989年入选《大理报》国庆40周年征文的《仲夏，洋芋花告诉我……》等，都是纪实性很强的散文作品，记录着时代变迁的脚步。他的《仲夏，洋芋花告诉我……》，短小精干，取材独到，语言生动形象，可称得上是一篇范文，文章毫无争议地获得当年大理州的好新闻奖，进而又顺理成章地入选大理州文联编辑出版的反映大理五十年建设成就的散文特写集《风花雪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小鹏文学道路上的一个成熟期和收获期，他创作的散文、诗歌及翻译的民间文学屡屡在国家级、省级和州级的报刊上发表，如散文《恋药》、《咳咳驴鸣今安在》、《金华山感怀》、《伯父不再陌生》、《歌山絮语》、《重游石宝山牛魔王洞记》，诗歌《老君山红杜鹃》、《夏夜，致小飞虫》、《爱，何以如此……》、《橄榄树》，民间文学《盐神》、《松杉对》、《苦果与甜果》等等。这些作品毫无疑问应该是大理州那个时段文学道路向前延伸的铺路石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小鹏“下海”办企业，告别文学十二年的漫长岁月，对于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年富力强的文学人，的确是重大的损失。曾在相逢时问他为何不挤点时间爬爬格子？他说疲于奔命，哪还有心绪写文章，“商海”与“文海”不是一码事，不容你有半点的悠哉游哉。小鹏告诉我，有段时间经营栽了跟头，走入死谷，被逼得差点吞了安眠药。我听罢默然，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前些年“下海”的文儒大有人在，发迹者固然有之，但抹

感慨剑湖

脖子跳楼者也时有所闻；而且对“弃文从商”者似乎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是亵渎了神圣的文坛，染上了“铜臭味”。然而，小鹏说他的“下海”并非简单地“为钱”，他一家老小全吃固定工资，并不缺钱。主要动因是传统的剑川“重官宦文章之道，轻工商经济之途”，历史上屡有政要和文杰崭露，却没出过重量级的企业家，就像他在《金华山双峰》一诗中写的：金华山“一生没奶大过/与铜味结缘的工商巨子。”于是他想尝试一下，甚至野心勃勃地想圆一圆大企业家的梦，结果飞蛾扑火，鼠捋猫须，闯下了大祸。好在小鹏是个幸运之人，他没被绝望之谷死亡之渊所吞没，在亲人们的鼎力帮衬下，他总结以往，努力把企业经营从恶性向良性轨道挪动，并且，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老话，稍微喘过点气来的他，“嗜文”的本性又立刻彰显。2006年以来，他在商务冗繁间重操文笔，接连写出了《打开香格里拉之门——剑川》、《老君山之梦》、《感慨剑湖》、《沧桑墨斗山》、《解读石宝山观音》、《翠湖有缘》等散文篇目，还写了若干诗词、对联和历史文化论文。而且，这些新作关注生态、关注经济，比他早年的作品多了几分忧患意识，多了几分深沉和厚重。小鹏说，他这一生即使圆不了企业家的梦，也决不能让缪斯给炒了鱿鱼。

在写作风格上，小鹏有他自己的特点。大概是得益于他从事新闻工作特别是后期搞过广播电视新闻的缘故，小鹏作品的语言典雅而不晦涩，流畅而不浅俗，浅显而不直白，简约而不单调，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真实的情感和信息。由于新闻的语言，尤其是广播电视新闻的语言是要人们用听觉去感受的，它要求明白如

感慨剑湖

话，精练流畅，我们读他的一些散文和诗歌，能时时感觉得到他所从事的行业给他的作品带来的这些特色。如《雪后》、《仲夏，洋芋花告诉我……》、《歌山絮语》、《大山的女儿》等，不仅能感受意境的美，而且能享受到音韵节律的美。此外，小鹏的诗文还蕴涵着一种论辩与哲思的美感，尤其在文章的结尾，那顺理成章、精辟独到的议论性语言，确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就像一颗颗采自剑川深山老箐间的野橄榄，耐人咀嚼，回味无穷。当然，金无足赤，小鹏有些散文的写法上似乎粗犷质朴的铺陈有余而细腻形象的描写稍显不足，高蹈有余而含蓄不够，建议他在今后的写作中可借鉴新散文的写法和经验，努力作一些新的探索，在创作上有新的突破。

在文学的海洋里，小鹏是个敢于挑战，勤于钻研，勇于实践的人，他的笔触几乎涉及到散文、报告文学、诗（新体、古体）、词、楹联、民间文学整理翻译等各种文学体裁，收进这本集子的作品即可使我们窥见一斑。我了解他还涉足过戏剧文学、电影文学以至音乐作品的创作领域，他早年写的剧本还在剑川多次上演。最难能可贵的是，小鹏还是个不知疲倦、永葆激情的人，是个总忘记自己年龄的人。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谁也不能否认他离开文学的这十多年或许正是一种富有价值的生活积累。厚积才能薄发，相比那些在空中楼阁中寻章摘句的写作者，这段生活积累也许是他从事创作的一座蕴藏丰富的宝矿。

在我印象中，小鹏是个有点狂妄的人，近来他甚至在我面前狂言：继《五朵金花》、《天龙八部》之后，以大理为题材的有重大历史震撼力和广泛深远影响力的第三部影视巨片必将产生在

感慨剑湖

大理北大门与香格里拉南大门交汇碰撞的剑川。狂妄照常规来说不是个好习惯，为世人所诟病，但在时代与社会呼唤大作、力作和更多精品问世的今天，有理有据有备而来并且有益于历史和社会进步的“狂妄”，也许倒是一种雄心壮志的表现，对于小鹏的“狂妄”预言，我想与其报以哂笑的态度，不如以鼓励的眼光等待着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

是为序。

故乡情 赤子心

——代自序

说起来我该算一个民族团结的产物吧！父亲杨云中是滇西北剑川县的白族人，母亲侯吉英则是滇东北昭通市的汉族人。我出生在昭通。公元1950年，身为游子的父亲挈妇将雏回故园，省府昆明是我们回乡的第一站。到昆明不久，恰逢妹妹出生，一家人不得不在昆明呆了一段时日。当时我们投住在翠湖南路的“剑川会馆”（全称是“剑川旅省同乡会”）。从小生性顽皮的我，有一天趁母亲不注意，竟只身跑到翠湖边去捞水葫芦玩，并且毫不客气就掉水里去了，幸亏路过的两位云大学子揪着头发将我拉上岸来，否则未满三岁的我便早已魂断翠湖，茫茫人海之中就不会有我这姓杨名一均者微不足道的生命轨迹，也就不会有这本被取名为《感慨剑湖》的微不足道的书了。

这本集子中收进了我以往所写的部分散文，在迄今为止我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散文中，我认为《恋药》是最好的一篇。说它好的唯一理由是此篇东西是实实在在地让我动了三昧真情之作。上世纪60年代中，作为一个血气充盈的青年学子，上大学无疑是自己至高无上的希求。凭学业和成绩，我应该是上大学的料，老师

感慨剑湖

和同学都可佐证，自己的高考成绩更是毋庸置疑；然而我却名落孙山了，而这一切的原因只是由于父亲问题的“株连”，它给自己受到的精神打击岂止是冤屈和沮丧，简直就是悲痛欲绝。幸好走进社会的路途中，质朴如山的乡亲们用真挚的关心和尊敬拯救了我坍塌的精神支柱，我深感自己的人格在否定与肯定两种世态的尖锐冲撞中得到了充实和升华。那时刚跨入18岁的我又正值情窦初开，心弦第一次受到维娜斯的拨弄。《恋药》所反映的就是那段时间的生活真实。翌年，“文革”开始，我再搏高考的打算落空了。虽然若干年后，我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专科的文凭，但一生向往的高等学府的校园生活与我的命途是无缘再聚合了。如今时过境迁，远去的伤痛已然淡化，我倒产生一丝庆幸，庆幸自己是时兴“政治株连”的末代祭品，二等公民的待遇终于在我这一代划上了句号。真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拨乱反正中，毕业于黄埔军校云南分校十八期的父亲被落实了起义人员及工人身份，虽然“左”的梦魇还在令人心有余悸，但坚冰已经打破。到我的兄弟们，他们终于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公平竞争，凭自己的能耐步入了大学的殿堂。到我的儿女们，更值天公抖擞、国运开泰，他们更是可以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地施展自己的才智和抱负，兄妹二人分别步入了莘莘学子们无不懂憬的神圣殿堂北大与清华，并且有幸跨出国门深造，在美国、法国和瑞士留下他们求学的足迹。《恋药》一文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对我的儿女辈来说已然是匪夷所思的历史神话。

剑川有句俚语——乌雀尚且爱它的巢，人岂能不爱自己的家

感慨剑湖

乡。我赞同过去读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假如连家乡都不热爱的话，还侈谈什么爱国。尽管家乡给予我们的不完全是美好的回忆，但它毕竟是我生命之树扎根的地方，不论是美好、甜蜜、绚丽的感受还是忧怨、苦涩、晦暗的插曲，它总是从多个侧面塑造丰富了我的人生，给了我讴歌、颂扬与鞭挞、斥责的灵感。我这一生，“下海”胡闯了十多年，写得不多，但所写的东西总离不开家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那有魂有魄、有声有色的家乡的山山水水呵，是我的灵感与激情一生的皈依。

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作“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成长的道路见证了新中国风风雨雨，执着前进的历史。我们不能否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没有一些丑陋、龌龊的东西，但是从沉重的中国近代史书页中，我们读懂了是共产党拯救了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读懂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在我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曾有过痴狂地读马列、背毛著的经历，也曾有过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管前进的道路怎样曲折和纷纭复杂，光明、进步、正气始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旋律。特别是当我选择了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之后，作为在剑川本土上第一个新闻专业中级职称的获得者，我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与良心，我深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从正面讴歌和反映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就，以激励和鼓舞人民应该是自己的主要职责，收入这本文集中的《春风杨柳》、《在观音流过泪的地方》、《金华山感怀》、《仲夏，洋芋花告诉我……》这些纪实散

感慨剑湖

文，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我把它看作是履行自己职业责任的部分作品。

在滇西北一隅的弹丸之地剑川，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小县份，我的家庭和家族多少为“文献名邦”增添着丁点的色彩。父亲他们的亲胞手足有五男二女，两个姑姑杨福嘉、杨福幸是仁慈勤劳的白家妇女；五个兄弟从旧中国跨越到新中国都是正二八经从科班出来的知识分子，四叔杨应中与五叔杨靖中还是新中国培养的教授级的高级知识分子。我的伯父及三个叔父都是共产党员。伯父杨福中和三叔杨建中还属于那“提着脑袋打天下”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我那未曾谋面的伯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四支队的一个副团长，他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解放军系统的剑川籍人士中战死沙场的职务最高者。他牺牲的砚山县已将其事迹录入了《砚山县志》，但作为剑川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认为他的事迹和革命精神更应该让家乡人民了解、记取和学习。收入此书中的《伯父不再陌生》曾发表在《大理文化》，是我对自己情感，也是对家乡同胞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交待。长眠异乡的伯父地下有知不一定赞同我这样做，因为我相信他把自己28岁的生命慷慨捐献给革命并不是冀图一篇纪念文章。

作为一个偏好舞文弄墨的人，我几乎涉历过所有文学体裁，但每种体裁都寥落不丰，加之“下海”十多载，落了个“未圆发财梦、文苑却荒芜”，这反映了我爱好庞杂，不事专一的性格缺陷。蓦然回首，年届花甲，时不我待，为了对自己以往的文字生涯有个总结，对时代与社会有个答卷，便凑成这本散文诗歌集，并将自己整理、翻译的部分民间文学也一并搭车出版。我自知这

感慨剑湖

本文集无论从分量上还是写作水平上都不无遗憾，不过，坦诚地说，收进集子中的所有作品都是从家乡的山水，家乡的土地上汲取营养的产物，所袒露的是一种真诚无妄的故乡情，赤子心。假如这本文集能让自己的乡亲同胞们产生一点点有益与美好的共鸣，则吾愿足矣。

2007年2月11日

农历丙戌年12月24日

定稿于大理



目 录

序	(1)
故乡情 赤子心	
——代自序	(7)

散文特写篇

打开香格里拉之门——剑川	(3)
歌山絮语	(12)
在观音流过泪的地方	
——剑川西乡水利史话	(16)
恋 药	(23)
金华山感怀	(31)
啾啾驴鸣今安在	(38)
终于了却的心愿	
——重游石宝山牛魔王洞记	(41)
伯父不再陌生	(47)
“秧旗”与历史	(54)
春风杨柳	
——剑川县沙溪下科村“送瘟神”散记	(57)
老君山之梦	(64)

感慨剑湖

多彩的民族 缤纷的茶道	(71)
雪 后	(76)
沧桑墨斗山	(79)
仲夏，洋芋花告诉我.....	(86)
感慨剑湖	(90)
心书对联话沧桑	(96)
佛教艺术之瑰宝 民族和谐的象征 ——解读“石宝山观音”	(99)
小“文人”的悲哀与骄傲	(105)
翠湖有缘	(109)
散文诗一束	(114)
秋野三望	(114)
残 冬	(115)
水的丰碑	(116)

诗词对联篇

爱的咏叹（四首）	(121)
老君山红杜鹃	(121)
洗不白的桃红	(122)
夏夜 致小飞虫	(123)
但 愿	(123)
金华山双峰	(126)
橄榄树	(130)
大山的女儿	(131)
假如我是一片云	(134)
爱，何以如此..... ——致播音员	(135)